

东疆掠影

刘德昌

春风又绿庙港河



在启东的版图上,有条以蓝色细线为图例的河流,从南黄海吕四小庙泓水域向南延伸,流经通吕运河、中央河、南运河,在大兴镇村转动后,与滚滚长江东流水交融在一起。它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庙港河,亦称庙港河。但半个多世纪来,生在小庙港河畔,吃庙港河水长大入伍又走上工作岗位的笔者,一直将她视为至高无上的母亲河。

端午节前,笔者乘坐102路公交车在大兴路口下车,专程探望这条使人牵肠挂肚的母亲河,力图找回当年的童趣往事和尘封已久的记忆;赏阅母亲河历经沧桑却依然横流东疆的豪迈气概,点赞她尽管岁月更叠、四季轮回却永远生机勃勃,为生态环境奉献美丽的精神魅力。

记忆中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座落在大兴路口北侧的惠和南窑厂,用庙港河河沿上的烂泥和河中的清水制作土坯、焙烧出难以计数的青砖青瓦。由于在周边10多平方公里地域内的砖瓦厂唯此独家,产品也就显得格外热销抢手,由此厂方自行打造水泥船,在河边开设码头,将堆积如山的砖头瓦片,发送到四邻八乡乃至长江对岸的崇明岛——庙港河的流水和泥土,使东疆安得广厦千万间,沙地父老乡亲尽欢颜。与此同时,庙港河两侧的乡镇,就地设立棉花收购站,满载籽棉的船队,在清脆的笛声中,从庙港河出发,源源不断地驶向棉花加工、纺织企业——庙港河的水,以柔弱的肩膀,分担了启东“金山银山”一肩挑的重荷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改革开放的春风,改变了庙港河的旧模样。随着国家粮食政策的逐步放开,来自苏北里下河地区以及安徽、浙江等地的大米船,犹似不速之客停靠在粮站门前和埠口附近,用他们的大米,易地调换启东的玉米、麦子、蚕豆——庙港河以包容四海的气度,广纳来自远方的大米船队,为解决启东平民百姓吃米难的“肚皮问题”,开通了一条绿色通道;河中的潺潺流水,与村头的袅袅炊烟,笑语欢声连接在一起。

杂沓纷繁的怀旧心绪,在当今的小庙港桥头徘徊,笔者恰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似地吃惊好奇:东侧的高架桥,是沪陕高速公路的必经之路,桥下是启东公交线的城东站,102、105、108、221、223、224等公交车,在这里始发、停靠,也是崇启大桥启东境内的第一站,占地数千平米,栽满了广玉兰大树的椭圆形大转盘,使人赏心悦目;来往于寅阳,向阳、兴垦、大兴、汇龙镇的车流,在这里交汇、分道,让人一时难分东南西北。

沿着与沿江公路连结的102线向南步行,出现在眼前的是高达10多米,长约5公里多的绿化地带,犹似一道超然耸立的绿色长城,在为乡村原野遮风挡雨;而树枝和树叶交缠在一起,从空中发出的声音,犹似一首悦耳动听的交响乐,把南来北往的行人,引领到与大自然休戚相关的生态乐园中。

新近向东扩建的世纪大道,在庙港河上横空架桥,宽度为120米的白色路面,在此与120线接轨;“世纪大桥”东侧惠和康复敬老院的护工们,用庙港河水栽培的地皮小菜,让院内的老人一年吃到头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一敬老院系当地的民营企业顾辉独资兴办,除了为众多“空巢老人”解决老无所依的后顾之忧外,顾辉还为惠和镇村行政服务中心,无偿提供了500多平米的办公用房。启东客运总站的领导,为了方便人居老人和家属亲友的出行、探访,专门在此增设了一个102路公交车的停靠站,庙港河畔东疆人诚信、善行的胸怀由此可见一斑。

获评“江苏省四星级乡村旅游景点”、“中国特色农庄”的大自然度假村,引入庙港河水开设人工湖,将所有建筑物全部建在水面上,在4000多平方米的房顶上,全部种上智能化有机蔬菜;100多亩高效养殖水面,既可产出远离公害、味美质优,营养丰富的虾蟹鱼鳊,又可见八方来客垂钓玩赏……集餐饮、住宿、商务、健身、娱乐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观光旅游度假村,令人叹为观止。

充分利用庙港河水资源优势,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栽培果树,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闻名苏中各地的原大兴公社“三大果园”在改革开放浩荡春风的拂扬下,如今已被省有关部门冠名为“水果小镇”。阔步走过沿江公路上的庙港河桥,呈现在游人面前的是郁郁葱葱的果树、姹紫嫣红的花朵、挂满枝头的瓜果。侧耳闻流水细语,抬头可见白云蓝天,举手采摘新鲜水果,足穿行溪沟小桥……古韵久远的沙地民俗、风味独特的沙地珍馐、雅俗并存的沙地文化,让人饱享眼福、口福,让人置身在休闲旅游城市、宜居宜业城市、沿海港口城市的缩影中。

春风又绿庙港河,风景这边独好!

小城一景

陆汉洲

在劳动中寻觅

丁酉年小满那天,市作家协会的几位同志相约前往王鲍镇洪桥村劳动——为一个身体残疾的农户收割油菜。赶巧,那天恰是“全国助残日”。

春夏之交的气温,正在往30℃及以上的高温方向走。割油菜有个讲究,晌午时分碰油菜,熟透的油菜要“炸裂”。“炸裂”,在这里只是一个涉恐的文字,其实,只要我们将收割油菜的时间点控制好了,包裹着油菜籽粒的薄薄的壳,它就不会轻易“炸”。为此,我们决定早出工,早收工。听说只有亩把地的油菜,上午十

点半前一准能结束战斗。

对于今天这样的活动,好像我们都已期盼很久很久了。对此似乎都有一种激情和急切的期待。与其说去劳作,还不如说去进行一次生活体验,在劳动中寻觅一些已被遗忘的场景或精神层面已经失落的东西。

我们一行9人,有40后、50后,也有70后、80后。出生于1947年的“大陆人”,与1983年生的“种田的”,年龄整整翻了个倍儿。我们分别来自市直机关企事业单位,又都是生于农村长于农村,即使“大陆人”有城镇户口,他也曾插队农村9年。然而,对收割油菜这样的劳动,不仅我这个50后为人生第一次,更有那几位77、78后女同胞,从农村里的家门到校门,又从校门进了城里的机关、学校、医院等单位大门,连镰刀也从来没有摸过,鲜有汗滴洒在庄稼地里的生活体验。

牵头今天这一项活动的“种田的”,既是市作家协会会员,又是市委派驻洪桥村的“第一书记”,他已先于我们到了油菜地现场。油菜地主人陈兵(母亲姓陈),是位智残病人,今年春节又遇车祸,生活全靠年迈父母支撑,母亲又是一位重症糖尿病患者。年近知天命的儿子不能下地,但见向佝偻着腰、行动迟缓的沈老伯夫妇已在地里忙乎开了。见此情景,我们不禁生出了同情心——这一户的生活这么艰难,理当伸一把援手。纯朴憨厚、今年75岁的沈老伯满脸堆着笑迎上前来,连声道谢。我们边说不用谢,边寻找工具。当看到为我们准备好的钢撬时,我们才知道,收割油菜原来不用镰刀,而是用钢撬铲的。

我们说干就干,一幅壮美的劳动画卷由此铺展开来。戴着米色的棕色的粉色的草帽、毡帽、遮阳帽,身穿白色的米色的蓝色的红色的衣裤的我们,在金黄色的油菜地里一字儿展开,躬着身、弯着腰、蹶着腓,以各种自然的舒展的优美的劳动姿势,用钢撬将挺拔的油菜放倒,又搬运将放倒的油菜有序堆放。“大陆人”不愧插队9年,他那个架势十分老到。“阿勇”和他那口子,夫唱妇随,配合默契。“绿萍”巾帼不让须眉,“嚓、嚓、嚓”,一直往前,年届花甲的我也不甘落后于人。“种田的”边铲边吆喝:“要铲到油菜根啊!”提醒我们保证收割质量。“知道了……”我们异口同声地回应着。同志们铲得快,搬运得也快。看得出,搬运这活儿,其实并不比铲的活儿轻松。于是,接着进行了工种轮换。

谁也没有想到,原计划两个半小时的工作量,我们竟然不到半个小时就结束了“战斗”。这时,我们才发现,我们是怎样的一群作家,怎样的一群文人——来自市中医医院的“淡如水”,因患有皮肤阳光过敏症,原本白嫩的面孔,这一下变得血红。而那讨厌的缠人草(亦称麦知草)的绿色的草籽儿,几乎侵袭了我们中的每一个人。“淡如水”的全棉针织汗衫上,实小“快乐的苦楝树”的风衣上,沾满了一颗粒草籽儿。“阿勇”面对沾满了草籽的毛巾,笑着说:“回去用它擦地板”。戴着毡帽,来自北京阎岭舞蹈培训学校启东分校的“成柔”惊呼:“不好了,草籽儿都沾在我脖子上了,和汗水搅糊到一起了!”我笑道:“好啊,今天这样的汗水可是富营养的好肥料啊,草籽儿要在你身上发芽、孕育新的生命了!”“成柔”是内蒙古人的媳妇,我战友的女儿,我逗她。她真的被逗乐了:“我到底叫您老陆呢,还是叫您叔好呢?”

洪桥村之行,令人回味无穷。我们这些平时少有在庄稼地里劳作流汗的人,今天真的到了地里,活儿也都是拿得出手的。我们没有一点儿作家、文人的架子,都很卖力。使出的力气,全是源自内心的动能。流淌的汗水,也称得上淋漓酣畅。如今有个带点贬义的流行语叫做“秀”。可是,我们没有带着一点儿“秀”的意思前来,我们的劳动也没有一点儿“秀”的色彩。如果硬要说这是“秀”,那么,这样的“秀”,也许我们过去做得太少。我们只是将这一次劳动,当作一次真诚的心灵旅行。“阿勇”的爱人“若非尘景”著有一部书名为《彼岸温暖》的长篇小说。我想,我们今天的劳动,何尝不是一次以抵达心灵彼岸,去寻找一种温暖的记忆,寻找一幅过往最美生活画卷的遥远旅程?

人在旅途

沈晖

读书圆我摄影梦



“咔嚓——”,早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每当我看到摄影记者举起相机聚焦拍摄新闻的时候,我总有一种莫名的冲动,心想:摄影记者多神气,一拍照片就上报纸!最好我也会拍照好不好啊!

我原来是在乡镇从事新闻文字工作,摄影对我来说真是一窍不通。1997年冬天,一次偶然的机会,我在启东新华书店书架上看到一本《新闻与摄影》教材,我买下晚上拿到家里一口气读完,感到摄影奇妙无比。翌日清晨,我就向单位借了一架海鸥牌单反相机开始拨动起来,学着装胶卷、调光圈、构图、拍照,从此迷上了相机。

说实在,自学摄影,也并非容易。我没有拜师学艺,就得向书本学。因此,出差在外,我总要光顾那里的新华书店,选购些摄影书籍。九十年代,虽说我薪水不高,但用来购书的钱从不吝啬。《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》(上下册)需要196元,《北京广播电影学院》出版发行的电子教材《摄影基础知识系列教材》10张光盘需要1000多元,我都及时邮购。那年冬天,我用早晚时间把《美国纽约摄影学院摄影教材》(上下册)前前后后看了好几遍,虽说只是懵懵懂懂,但着然有些痴迷,甚至几次煮饭时看书,把粥糊、菜烧焦。春节里,不少人来邀我打扑克、我没去,而天天坐在家播放这套《北京广播电影学院》张教授的摄影教材光盘,并认真做好学习笔记。这真如荀子曰:不登高山,不知天之高也;不临深溪,不知地之厚也。一个春节,人家都在打牌、游玩,玩得很开心;而我同样,为学到闻所未闻的摄影知识而感到欣慰与幸福!

在多年的新闻摄影实践中,我认识到:技艺只是表现手法,但作品真正的含金量是主题的鲜明与题材、角度的取舍。俗话说,厚积而薄发。因此,只有认真学习政治、学理论,才能有高度的觉悟、敏锐的眼光,才能练就火眼金睛,登高望远去捕捉新闻,运用摄影技艺去表达主题。这几年来,我注意理论学习,如学《习近平文选》、《政治经济学》、《采访与写作》,还坚持订阅《农民日报》、《中国老年报》、《中国摄影报》、《新华日报》、《老年周报》、《南通日报》,努力在书报中汲取营养武装头脑。其中,《中国摄影报》与我相伴了20个春秋,至今还天天翻阅、百读不厌。

红尘滚滚,风雨兼程。我爱读书、我爱摄影,几十年痴心不改。我平时比较节俭,但对购买摄影器材还算时尚,至今用的是尼康数码单反已是第四架相机了。虽说我在平凡的工作中没有辉煌的业绩,但我经常走村串户,与农民兄弟交朋友,拍摄新闻图片,着力反映他们的火热生活与精神风貌,因此,我每年都有十多幅摄影作品上启东、南通与省级报刊等媒体,先后有多幅摄影作品被启东市、南通市、省摄影家协会评为一、二、三等奖。这些收获,却不但使我饱尝阅读带来的喜悦,而且增添我为弘扬人间真善美、传递社会正能量而读书不止、奋斗不息的源动力!

灯下漫笔

李阳波

童心是一首诗

游船在千岛湖上行驶,游客突然发现水中有一只鹿,熟悉环境的船工说它是一不小心从山上落入水中的。看来它是希望船上的人来救它上岸,它虽然不善于游泳,却奋力挥动着四肢,一会儿冲到船旁,一会儿落到船后,始终跟随着,不放弃这一线生的希望。船工们设法打捞,终未成功。我看着时间久了,觉得索味,便进入船舱。过了一些时辰,我想知道究竟,走到甲板,这里一切已恢复平静,只见一个小女孩正独自哭泣。我认识她,是一位同事的女儿,喜欢画画儿。问她为什么哭,不答,两手只管擦泪。后从她母亲那儿得知,那只鹿被船工打捞上来,竟被他们宰了准备烧了吃!小女孩看了极为伤痛。大人的事无法阻挡,只能独自流泪。她同情这只鹿,她想鹿把人当救星,希望人把它救上来送人(她把鹿视为人),人鹿当友爱相处。怎么能趁人之危将它宰了?这是何等的残忍?

由此我想到艺术创作。法国作家都德曾说:“诗人是还能够用儿童的眼光去看的人。”儿童的眼光,儿童的心灵,儿童的精神世界,这是一切艺术创作的发端、土壤和摇篮。

儿童的心灵世界,不受功利的驱动,没有利益的计较,没有实用的盘算。这是一个纯洁、清新、明朗的世界。作家艺术家进入这个境界,他们的心眼不被世俗所蒙蔽,明亮、健全、敏锐。他们的心眼不被世俗所搅乱,清澈、明朗、纯净。他们获得了真正的精神解放和自由。他们所创造的作品就能道出一个“真”字:社会的真理,人生的真义,人性的真谛。

儿童的心理,推己及人,推己及物,人我不分,物我两忘。精神分析心理学家荣格说:“对儿童来说,月亮是一个人或一张脸,或是星星的保护者,玩具娃娃也喝水,吃饭,睡觉……牛是马的妻子,狗是猫的丈夫。”作家保持这种儿童心理创作,就能给宇宙万事万物灌注生气,灌注生命,灌注灵魂。正如法国作家乔治·桑所说:“我……傲然变成一棵植物,我觉得我是草,是飞鸟,是树顶,是灵,是天地相接的那一条地平线……瞬息万变,去来无声,我时而飞,时而静,时而吸露,我向着太阳开花,或栖在叶背安眠……”总而言之,我们栖息的天地仿佛全是由我自己伸张出来的。达到这种境界我为一、天人合一的境界,便也就进入了美的境界。因为所谓美,就是客观物像跟人相联系,跟人的需要、追求、愿望、理想、意志、性格、感情相联系,也就是跟人的生命、心灵相联系,从而使由客观物像关照自身,这就是美。艺术家描绘的虎是美的,因为它表现了人的威武、雄壮的性格;作家笔下的狐狸精是美的,因为它使人想到女性聪敏、柔和、妩媚;夜空是美的,它象征人们对宇宙奥秘的沉思;冒出嫩叶的枯枝是美的,它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……所有这一切,离开了儿童那种人我不分,物我两忘的心灵,美就无从创造。儿童的心灵就是美的源泉。

在儿童的精神世界,有一个与生俱来的道德标准:爱护生命就是善;残害生命就是恶。他们保护生命,善待生命,尊重生命。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曾举过这样一个例子,说有一个小女孩“在厨房桌上看到一只杀死的拔去了羽毛的鸭子,深受触动。当晚发现她沉默地躺在沙发上,引起别人把她当作正在生病。开始时,她并不回答问题,后来以一声回答:“我就是那只死去了鸭子。”她怜悯、同情那鸭子,以致自己好像也生了重病。由此,笔者想起几年前看见一个小女孩追打他的同伴,问其原因,回答说他用手摘花,花是多么的疼啊!我打他是让他也和花一样感到疼。作家艺术家也必须和儿童一样,具有这种生命意识、生命情结、生命崇拜。唯有如此,才能产生感人肺腑的作品,古往今来的艺术,其中心主题也正是吟唱生命之歌:歌唱生命的诞生、尊严和美丽;追求生命的存在,舒展和完美;鞭挞对生命的压抑、窒息和摧残。

在儿童的视野里,一切是那样的陌生、新鲜、好奇、神秘;没有逻辑的束缚,不受概念的侵犯,没有固有知识的困囿,没有因果联系的热门热路。作家艺术家唯有用儿童的眼光看世界,笔下才会流淌出新颖、独特、不同凡响的诗句,笔下的万事万物才会有崭新的姿态、风貌和灵魂。儿童的眼光就是艺术独创性的源泉。

啊,童心真是一首多姿多彩无以言状的诗!

快乐童年

陈洪娟

缤纷糖纸甜童年

上世纪七十年代,属于我们小孩子的玩具少得可怜。那时男孩喜欢玩各种牌子的香烟盒纸,我们女孩则喜欢收集糖纸,花花绿绿、五彩斑斓的糖纸缤纷了我清贫的童年,给我带来了无尽的欢乐。

那时,糖果对于孩子们来说还是一种奢侈品,难得吃上一块糖,满嘴都是甜蜜与幸福。最盼望的是逢年过节,或是村里谁家结婚,我们就会得到一大把糖,欢天喜地地揣在兜兜里,视若至宝。实在馋了,才会取

出一颗,小心翼翼地旋开糖果两侧的皱褶,剥开糖果,含进嘴里。那一刻,我感觉舌尖上的味蕾像花儿般绽放开来,美妙的滋味迅速蔓延至整个口腔,直抵心灵。

除了自己吃的糖纸小心翼翼地保存好,我还想方设法、死皮赖脸跟亲戚朋友要。知道谁衣兜里有糖,就一天到晚跟着他,生怕他一不小心把吃完的糖纸给扔了。有一段时间,我差点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。上学、放学的路上都不忘低着头在地上找糖纸,运气好的时候能捡到一两张别人丢弃的糖纸,心里就会十分高兴,即使糖纸上沾满了泥巴,或者藏着几只尖嘴细腰的黑蚂蚁,也全然不顾,毫不犹豫地捡拾起来,就立刻装进书包里,生怕被人抢了去。

刚收集的糖纸,有的皱皱巴巴,有的沾着糖渍,有的沾着污垢。我把这些糖纸先用温水漂洗干净,然后贴在玻璃窗上,仔细地把皱褶抚平,直至没有一丝气泡。等到晾干后,再慢慢揭下来,将糖纸夹在自己的旧课本里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我的糖纸越集越多。课余,我和小伙伴们把收藏的糖纸拿出来,一边展示,一边欣赏。那时,普通的糖果都是由涂了一层薄蜡的普通糖纸包装的,只有一些比较高档的糖果,才会用“玻璃纸”来包装。“玻璃纸”上面的花纹和图案十分新颖别致,精美艳丽。如果谁收集到一张与众不同的精致“玻璃纸”,就一定会计小伙伴刮目相看,自己也会沾沾自喜。我同桌小燕的爸爸是厂里的供销员,经常出差,回来就给她带不同包装的糖。所以,每次翻开她夹着花花绿绿糖纸的旧课本时,大家都羡慕不已。有时,我也会用普通糖纸跟小燕交换,十张普通糖纸换一张“玻璃纸”,虽然心里很是不舍,但为了得到一张心仪已久的精美糖纸,只好忍痛割爱。

岁月荏苒,光阴似箭。童年里那些糖果的味道早已忘却了,而那一一张张不起眼的糖纸,就是一段段永难忘怀的时光,时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……

走近记忆

王珉

老狼老狼几点钟

“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?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,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,看世事无常,看沧桑变化……”

那年我12岁,和一大群同龄的孩子们过“六一”儿童节,无忧无虑地玩着老狼老狼几点钟的游戏。如今在我28岁奔三的年华中,再次以浪漫的方式回忆起来。我们齐声问着:“老狼,老狼,几点钟?”旁边小朋友们扮小羊念钟点,一人说几点,小羊就念几点,老狼数钟。小羊拔好了钟就定住,老狼看时间未到就不吃小羊,时间到了6点就吃小羊。当“老狼”回过头来抓人时,嘻嘻哈哈的尖叫立刻传遍了小巷……

那时候过“六一”儿童节,我们只知道“玩”,至于什么叫作快乐,根本无需去想,真是单纯得可爱。黄昏被各自的爸妈召唤回家,或许会意犹未尽,但绝不会伤感,因为大家还期待着下一个“六一”儿童节。

被这些声音包围着,那“老狼,老狼,几点钟?”的快乐而单纯的声音似乎离我越来越远了。很多事是注定一经过去便无法回头,就像儿时嬉戏的小巷现在已是商业街的一部分,“老狼,老狼,几点种?”的欢笑也只能成为脑海中的回声。

回忆起“六一”儿童节那天,在夕阳的余晖中拖着长长的影子,恹恹地与连名字也忘了问的小伙伴互道再见的情景,心中莫名地充斥着人去楼空的淡淡惆怅。不知当时勾过手指,约定了“一万年不许变”的死党,是否是今日川流不息的人群中与与我擦肩而过的那个陌生人?

我从没后悔过长大,更不想回到过去的“六一”,因为我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小孩子渴望长大的心情。扪心自问,谁不曾曾在儿时信誓旦旦地说过“我长大了要……”之类的稚语?即使可以回到从前,重新当一回孩子,我想我也还是无法幸免。

你以为“六一”就这般渐渐逝去,当然也应该这样一天天度过自己的新生活。每年的“六一”,应该是没有什么不同的,只是大家都已经长大了。诗酒趁年华,当韶华杳然逝去,在你一放手、一转身的那一刹那,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。太阳落下去,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,有些人,就从此和你永别了。

或许,世上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,那么至少让我们永远地珍惜,那笔弥足珍贵的儿童节的美好回忆!

星期诗汇

陈建平

启东农家

白墙黛瓦芦葭,
海涛江韵人家,
朝霞汽车竞发。
村落映下,
满目鲜艳桃花。

春回城河

坡上草青青,
隔岸柳色新。
细雨聚满堤,
水暖鸭先声。
绿荫河边路,
迤迳小城。
人走风景动,
慢跑悦心情。
曲径人盘桓,
晨练沐和风。

